

大清國慈禧太后



5

清宫艳情

子杼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2插页 205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天津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1096-5/I·803 定价：5.30元

阿宝最怕进大格格的闺房里当差了。他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仿佛祸事随时都会临头。他尤其怕看大格格那双眼睛，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似乎立刻会把他淹没。不知怎么的，他现在一走到大格格的房门外，心就跳得通通响，并且一个劲儿地往嗓子眼儿上撞，随时要蹦出来似的。他的一双小手常常止不住颤抖起来，连食盒也托不稳，他真怕自己会不小心把食盒掉在地上。可是，自从菊香和菊枝被卖掉以后，只好由他这个“外边的”小苏拉进来斟酒添菜，伺候大格格了。据说，当初卖家里的下人时，老太爷打算卖菊香和阿宝，是大格格发了脾气，才留下阿宝卖掉菊枝的。好在，两位年纪大的嬷嬷没有被打发出去，如今赵嬷嬷还留在大格格的房里，梳头洗脸、铺炕叠被这些活儿由她老人家去干，不然的话恐怕也是他阿宝的差使，那可就更了不得了。即便这样，阿宝已觉得度日如年，日子特别难熬呢。

正月十五雪打灯，这都十七了，雪还在纷纷扬扬的不停地下，房顶上、院子里积了半尺厚的雪，连树枝子上都挂满了。阿宝从厨房端着食盒往大格格的北房而来，他上了石阶，在廊檐下轻轻跺一跺脚，去掉靴子上沾的泥雪，这才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托着食盒，另一只手撩起厚棉帘子，推开门走进堂屋。他照例先在堂屋里站一下，尽量使呼吸均匀一

些，然后才怯生生地朝西间屋里轻轻说道：“大格格，开午膳了。”

“嗯。阿宝，你等会儿，我穿上衣裳。”里边传出大格格懒洋洋的声音，接着是几声娇弱的轻咳。

阿宝连忙恭答一声：“是，大格格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大格格在里头吩咐道：“阿宝，你进来吧。”

阿宝掀起西间的门帘，进了里屋，低着头将食盒小心翼翼地放在八仙桌上，垂手侍立，听候吩咐。

“别愣着呀，”大格格穿着件蓝缎小夹袄坐在炕沿上，一面伸脚在地上找鞋，一面吩咐：“倒碗热茶来，我漱漱口。”

阿宝忙倒了碗热茶，捧着走到大格格跟前，跪下去双手呈上。大格格并不接茶碗，就阿宝手上喝了一口，扶着阿宝的肩膀，轻轻漱了口，低头吐在脚边的盂里。然后一拍阿宝的脑袋，说：“别这儿傻跪着，也不嫌地上凉。赶紧摆好了菜，烫酒来。”

阿宝浑身一热，只觉得脸都涨红了，忙将茶碗放下，打开食盒，把里头的四盘菜都取出来摆在桌上：一盘醋溜白菜、一盘肉炒豆芽、一盘葱拌豆腐、一盘家制酱肉，另外还有两个白面蒸饽饽。接着又去烫酒。他麻俐地干着，想用干活儿来掩饰自己的窘态。

大格格默默地看着阿宝，又看看桌上摆的午饭，不由深叹了口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站起来走到桌子旁，在太师椅上坐下。她拿起筷子，夹了一点豆腐放在嘴里，微皱着眉头尝了尝，又是一声轻叹，眼里竟顿时充满了晶莹的泪水。

阿宝知道大格格不喜欢吃这样简单的小菜。可有什么法子呢？自从老太爷吃官司坐刑部大牢，家里头为缴赔户部的罚银，变卖了多少傢具器皿，还欠了些帐，日子一直紧巴巴的。近来，帐房又将每日的开销一再压缩，厨房实在没钱象过去那样弄鸡鸭鱼肉了。再者说，京城一入冬就见不着什么青菜，也只好吃大白菜，再就是自家发些豆芽菜炒着吃，只能这样。他默默地给大格格斟满了一盅酒，退到一旁，低声问道：“大格格，再添个火盆吧？”

“甬介，”大格格微微摇头说：“喝了酒自然暖和。”

“是。”阿宝恭答一声，不再言语了。

大格格喝着酒，一会儿功夫三盅下去了。她近来酒喝得很凶，阿宝从未见过哪个十七八岁的大小姐象她这样喝法儿，简直一天三顿饭，顿顿离不开酒。如果是个阿哥，倒也罢了。可放在一个格格身上可就显得邪了点。最让人发怵的是她喝了酒不安静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闹起来真是让人受不了……

“阿宝，你过来。”

真的又来了。

“我昨儿个怎么嘱咐你来？”

“大格格……您是说……”阿宝直哆嗦。

“不是嘱咐过你，不许你搭理绮红那丫头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你怎么敢把我的话当了耳旁风，明知故犯！嗯？”

“她……”阿宝战战兢兢地解释说：“回大格格，奴才今儿个就和绮红说过一回话。是老太爷打发她过来问，大格格今儿个早上几时起的，吃了早饭没有，上午又歇了会子没

有……”

“你不会不搭理她？”

“可是……，回大格格，是老太爷命她来问，奴才不敢不回。”

“我去给玛父请安，自己个儿不会说？用着绮红死丫头瞎传话儿。”

阿宝不知说什么好。他知道绮红是无辜的，她也是奉了老太爷之命才过来问的。可是他不能袒护绮红，因为那样一来，大格格非大发脾气不成。没法子，大格格就是这么个小心眼儿、倔脾气，她钻了牛犄角尖儿，八匹马也拉不出来。没的说，只好不再言声儿。

“你往后再敢理她……，你可仔细着。”

“是，大格格。”阿宝低声应道：“绮红往后再跟我说话，奴才装哑巴就是。”

大格格噗嗤笑了：“贫嘴。”

阿宝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

他感到自己现在已经跟大格格的七巧板一样，成了私物。记得早先二格格和照哥儿、桂哥儿在家时，只要一动大格格的七巧板、九连环之类的玩艺儿，不是挨打就是挨骂。大格格从小就独惯了，她的东西，她喜欢的东西，任凭谁也别想随便动一动。就是老太爷、老爷、太太，也轻易不惹她，怕这小姑娘闹脾气。

“阿宝，你在那儿想什么呢？”大格格问。虽然是漫不经心的口气，却问得很突然。

“哦，回大格格……，奴才没……没敢想什么。”阿宝一哆嗦。

“你一准儿是因为我不让你理绮红丫头，在心里头骂我呢，是不是？”

“大格格，”阿宝吓得跪下了，连忙说道：“奴才至死不敢。”

“哼。”大格格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背地里说的我还少哇？你当我都不知道？打你脸上，我全看得出来，还敢犟嘴。”

阿宝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那今儿个早上，王嬷嬷她们说大格格心里头不快活，非得有个王府阿哥来求亲，才笑出来呢，奴才骂了她们，大格格也能打奴才脸上看出来不成？”

大格格顿时羞红了脸，忍不住噗嗤笑了：“呸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那些下贱胚子，还能有好的。闲了没事，整天价胡说八道。”

“奴才可是向着大格格来着……”

“还不赶快给我住嘴！”大格格笑喝道：“越发来了劲儿。谁让你向着我来。”

“奴才多嘴。”阿宝低下了头。

大格格不说话了，独自喝着酒，脸越来越红。

阿宝伸手端壶给大格格斟酒。大格格斜他一眼，说：“今儿个天冷，赏你喝一盅儿。”

“奴才不敢。”

“赏你就喝，别不识抬举。”

“是。”阿宝知道大格格说一不二的脾气，连忙取个盅儿来，自己斟上酒，站着喝了。

大格格又吩咐：“把那豆腐、酱肉一样拨上点儿，自己个儿在杌子上坐着吃去。”

阿宝谢过，照着做了。

大格格坐在太师椅上，独斟独饮。平时，她心里头总有一种无名的焦躁，仿佛有火烧着，特别难受。这会儿，几盅酒下肚，真正热了，倒好象舒服些了。她一只手托着腮，坐得舒适些，把一条腿也拢了上来。这样慢斟慢饮着，消磨着晌午这无聊的时光。

大格格今年十八岁。她的长相不算俊美，但也没有明显的缺陷，可以说是相貌平平。眼睛不很大，但形状还好，只是由于心境不好，加之饮酒过度，常常显得无神。眉毛很轻，有些儿散，如逢年过节或者出门做客，用眉笔描饰一下，倒也不坏。鼻子无可挑剔，通天鼻梁，状如悬胆。嘴呢，稍有些大，笑时抿着些，再用帕子掩着，不很显的；唇很薄，这就遮羞了。说皓齿如玉，并不夸张，不过这对自幼不吃粗粮的大家闺秀来说并不算什么，重要的是每天早起要勤快，细细地用青盐擦。大格格虽然懒怠，却有洁癖，极好干净的，这种事情倒从不敷衍了事。她的身材中等，略微有些儿胖，但着了剪裁合体的袍儿，还是很苗条的。论到口才，家里没有人不怵她。不过，她书念得倒不多，《女儿经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是读过的，《四书》则只读了《大学》，能背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”只是不太懂里头的意思。又不科考，自然是不太上心。因此，那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也就懒得再去看了。女人嘛，识字就得了，没有必要象爷们儿那么认真，打这上头寻前途。若说诗词曲赋，她不但没读过谁的集子，就连最普通的《千家诗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也不曾看过，能懂些韵文，全都是因为打小爱听戏，押很宽韵的那些戏词儿记了不少，闲了没人时，她能低声唱

好些段子。因为喜欢看戏的缘故，古代的故事知道得不少，可就是没几桩真的。不读史书，光听瞎编的戏文，哪儿找真的去？

阿宝想起一件事儿，说：“大格格，于家过来人，邀您下晌过去打牌呢。”

“嗯。”大格格说：“先过去跟玛父请安。晚些儿过去。”

“是。”阿宝答应：“过会儿，奴才去传轿子。”

大格格一推酒盅儿，叹口气说：“不喝了。”

阿宝赶紧过来收拾碗筷，把两个原封没动的蒸饽饽也放回食盒。

大格格才待起身，想到炕上躺一躺，忽听窗外有人问，“妞儿吃了午饭了吗？”是三叔惠同的声音。便懒懒地应道：“三叔吗？别那么多假招子，您老进来吧。”

惠同进了堂屋，摘下帽子抽打身上的雪，见阿宝提着食盒出来，伸手拧了拧他嫩白的小脸蛋，就势亲了一下，这才掀帘儿进了大格格的屋。

大格格剔着牙缝儿，说：“您老是越活越没了长辈的尊荣。掸雪单得掸到我这屋里头，敢情您老是不管收拾。还来不来就跟阿宝动手动脚的，这叫怎么当子事儿呀。小心我上玛父那儿告您一状，挨骂我可不管。”

“得，得，你厉害。”惠同笑着说：“掸雪倒是小事一桩，气的是我亲了阿宝一下。”

大格格板脸道：“您老话说清楚了，别招我说出好听的来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惠同摆手道：“休战。你三叔惹不起

你。”

“这不结了。”大格格一笑，“大晌午的，又跑我这儿干嘛来？”

惠同脸红了，笑笑说：“这……手头有点儿……”

“没有。”大格格瞪着他：“昨儿个刚给了您老二两，这会子又伸手来了。您当大侄女是开钱庄的是怎么的？”

“多了不要，再给……”

“一个铜子儿也没有。”

“你就可怜三叔吧，外头赊着帐呢，还了帐就完事了。”

“嘿，新鲜！没钱就甬花。噢，赊了帐就跑我这儿蹭来？我填得起这无底洞？要抽大烟、逛窑子也成，管我玛父要钱去，那是正着。谁见做叔的三天两头跑侄女这儿要钱来，这做长辈儿的自尊都哪儿去了？”

“凭你怎么说，总不能一个子儿不给吧？”惠同脸皮确实很厚。

大格格瞪着三叔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从身上摸出块一两多重的碎银子，往桌子上“哐啷”一扔，说：“这可是最后一回，再来要，我准定回玛父去。欺负人，可别瞧错了。哼！”

惠同陪着笑脸说：“谁敢欺负你，小姑奶奶。我这为了俩臭钱，让你噎得够呛了。”又说：“你也是，牌桌上在意点儿，容易得很。为了几两银子，就这么对待你亲叔呀？”

大格格冷笑道：“别说了，连我都替您害臊。整天价不务正业，也不找个差使，就这么混。还跑这儿绕嘴来呢。”

“得，得，”惠同摆摆手，“用不着你小丫头片子来教

训我。我要是有你阿玛那两下子，能几年内官升八级，也落不到这个境地。”说着，竟不由得一阵心酸，流下泪来。把脑袋一抱，蹲在地上哭起来。

“咳！”大格格火了：“您老这叫怎么回事？银子我也给了，还在我这儿哭天抹泪的。知道的，是您老自己个儿不争气；不知道的，以为我这个做侄女的怎么样不孝敬长辈。您呀，要哭也成，回自己个儿屋里头哭去，蒙起被来哭三天三夜都成。这儿可没人爱听这个。”

惠同站起身来，掏出块脏得变了色儿的帕子擦鼻涕，又擦了擦眼睛，回身从桌上端起茶壶对着嘴儿“咕咚咕咚”喝了一气，也不再说话，从桌子上抓起银子，掀帘出去，径自走了。

大格格这儿，等阿宝从厨房回来，便命：“把那茶壶扔了去。”

阿宝怯生生地说：“好好儿的个壶，干嘛就扔了去呢？这不是……”

“少啰嗦，让你扔了就扔了。”大格格拍桌子。

阿宝只得端着茶壶出去，到大厨房里藏了起来。又回到北房，说：“扔了，大格格。”

“嗯，”大格格站起来，说：“你就留着吧。反正我嫌他脏。”一面命阿宝取斗篷给她披上，往西院祖父这边来请安。

二

“玛父，您老人家午膳进得好？”大格格轻轻撩起北房东间门上的厚棉帘子，走到她祖父景瑞的跟前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哦，是大姐儿吧？”老人睁着无神的双眼，说：“还好。唉，人上了年纪，连吃饽饽都费劲，光想喝粥了。”拍拍大格格的手，指着太师椅前的小杌子说：“姐儿，在这儿坐。”

大格格在杌子上坐下，偎着祖父的腿，说：“玛父，您老人家每日早些儿歇息，第二天起早些，让绮红丫头搀着您在院子里溜一溜弯儿，对身子骨有好处。赶到这会子进了午膳呢，抽袋烟，再睡个晌午觉，这样才好。”

景瑞苦笑道：“姐儿，你惦念着我是一片孝心，可玛父哪儿找这些觉睡去？上了年纪的人觉少，玛父一天有两个时辰的觉就足够了。要是硬躺着，也睡不着啊。”又说：“倒是你自己个儿得好好保养身子，早歇早起才好。酒要少喝，旗下格格们，象你这样喝酒的不多，若瘾上了，往后可是难戒。”

“戒它干啥，”大格格说：“寒冬雪天，喝两盅还暖和呢。”

“唉，”景瑞叹口气说：“大姐儿，你也甭瞞我，你心里

头不快活，这是借酒浇愁啊……都怪玛父不好，连累你们跟着受苦，对不住你们……”

“您老人家别这么说……”大格格眼圈红了，默默地低下了头。

景瑞又是一声长叹，轻抚着孙女的头发，不由老泪纵横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大格格用帕子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，抬起头来，朝祖父的丫环绮红点点头，示意绮红倒碗热茶来。然后，她亲手接过盖儿碗，揭盖儿拨开浮叶儿，凑到景瑞嘴边儿，说：“玛父，茶来了，您老人家慢品。”

“哦，”景瑞伸出哆哩哆嗦的手来，扶着孙女的胳膊，把嘴贴在盖碗上，轻轻呷了口茶。然后抬头说道：“妞儿，你甭在这儿伺候我了，去歇午觉吧。”

“头午睡了会子，这会儿一点也不晒。”大格格用帕子擦着沾在祖父胡子上的茶水说。

“外头还下雪呢？”

“嗯。看样子，到晚上能住了就不错。”

景瑞摸摸大格格的胳膊，说：“你这袄儿薄，还得多穿些。别再着了凉。”

大格格说：“我出屋就披上斗篷，冻不着。”

爷儿俩正说着话，景瑞的侍妾周氏从西间屋过来，陪着笑脸先打招呼：“大格格过来了。进午膳了？”

“嗯。”大格格冷淡地点点头。将盖儿碗递给绮红，轻轻用拳头给祖父捶腿。

周氏三十岁，比景瑞小四十岁。她长得很美，原是景瑞的丫环，被景瑞收为偏房到如今有十来年了。她生了个阿哥

儿名叫惠春，才十岁，在官学里读书。自从大夫人过世，周氏日子好过多了；景瑞因为官场失意，又坐了两年的刑部大牢，身子垮下来，已经谈不上到外头拈花惹草的了，倒是对她不坏。去年，景瑞还曾打算把她扶正，但是在山西做道台的二儿子惠徵来信反对，因为周氏出身低贱。反对最激烈的还是大格格，她不愿意提高这个才三十岁，却比她长两辈的女人的地位。景瑞可以不理会儿子的规劝却不能不听从孙女的牢骚，凡是大格格不乐意的事，他向来不勉强。这件事也就算了。

如今，周氏还是半个主子的地位，她能够支使阿宝、绮红、赵嬷嬷、王嬷嬷这些下人，却不得不对孙女大格格陪着笑脸说话。因为，大格格只承认过了世的祖母是老太太，根本不把周氏放在眼里。甚至，周氏呵斥她自己生的儿子惠春都得背着大格格，否则就得看大格格的脸子了。大格格很袒护那个比自己小八岁的四叔，认为四叔再淘气，自有玛父管教，周氏没有资格教训他，惠春好歹也是个主子。

周氏在东间屋里站了一会儿，便告辞出来，回她自己屋去了。

景瑞又和孙女聊了会子天，又催促她：“姐儿，回去歇着吧，病才好，得多养着才行。”

大格格撒娇说：“我还得陪您老人家说会子话呢，您老干嘛总撵我？”

“咳。”景瑞着急地说：“你这孩子忒不听话。病才好，总不歇着，看熬黄了脸，下个月就是选秀的日子，上去皇上就撻了你的牌子。”

“正好。”大格格突然声音提高，干脆地说道：“省了

多少麻烦。”

景瑞眼瞎，可耳朵还不太聋，竟被吓了一跳。

大格格笑着说：“我还不愿意进宫去当那份儿差呢。我尽想着成天陪您老人家说话儿，过轻闲日子。受那份罪去呢。”

“胡说！”景瑞喝道：“你能陪玛父一辈子？这岁数也不算小了，怎么还说小孩子话。”

大格格撒娇：“人家就是不愿去嘛。”

景瑞道：“你早早晚晚得遵例进宫一趟。下一次就得咸丰五年了，还打算让玛父为你再惦记三年这当子事不成？”他说着，脸上现出一种似悲似喜的复杂神情。

大格格索性搂住老人的脖子，撒娇说：“玛父，人家都不愿自己家的格格儿进宫当主位，怕吃苦受委曲。您老人家平日最最疼我了，这会子怎么反倒巴不得自己的孙女进宫里头去呢？”

“唉。”景瑞又是一声长叹，眼里竟又滚下两行浑浊的老泪来。说道：“妞儿，都说你聪明，心计过人，可看起来你毕竟还是个小孩子，不太懂事啊！”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你看看咱这家底子，这几年因为赔那笔银子，折腾得干干净净，还欠了不少债务。玛父呢，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还坐了两年的刑部大狱。咳，这把老骨头再支撑不了几年就该散架了。可是，咱这家业……”

大格格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。

景瑞难过地轻抚着孙女的头发，叹息说：“你是个聪明孩子。咱这家业要复兴，光靠你阿玛在山西当道台，怕是几年内缓不过来；你三叔甬提了，抽大烟、玩女人，成了个废

人；你四叔他还小，几年内指望不上他能巴结个差事。咱们靠谁呀？说起来靠你，玛父也脸红。可……你这回选秀到底是个机会啊，倘若选上了呢，全家都跟着沾光。至于……说是挨宫里头受罪，那可全是胡说。若论吃穿用度，嫁谁去有那么大的开销？若说是夫妻恩爱呀，那可是人的福份，前世修下的。你命好，皇上喜欢你，就是古人说的‘三千宠爱在一身’；可你命不好，就是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，还不是得受婆家的气？”景瑞喘口气，接着说：“打你一出世，我就找人给你看了八字，知道你这辈子是个享福的命儿。你就……”

“玛父，您老人家就甭说了。”大格格抽泣道：“我都听您老人家的。”

景瑞点点头，轻轻拍拍孙女的脑袋，疼惜地说：“歇着去吧。”

大格格站起来，转身出来，回自己小院。

阿宝已经叫好了轿子等候多时了，一见大格格回来，便说：“回大格格，于家又来催了。”

大格格一言不发，进屋换了衣裳，擦了擦脸，出来坐上二人抬小暖轿，往榆钱胡同的于家去打牌。

三

景瑞这里，也感到有些乏了，便命绮红搀着来到西间寝室。绮红退出去，周氏服侍他脱衣躺下。

他躺在炕上，却翻来覆去不能入睡。索性又披衣坐起来，命周氏在他背后加个靠枕，倚墙坐着抽水烟。近来，他的觉越来越少了，夜里也常常这样坐着抽水烟，整宿难以入眠，直到天将黎明才能够睡一会儿。他象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。喜欢安静，自己一人默默地回忆那些往事，无论甜酸苦辣，不厌其烦地回想。对一些遗憾的事情，用幻想去弥补，得些心灵上的自我安慰。

景瑞姓叶赫那拉氏，隶籍满洲镶蓝旗。

他的父亲名叫吉郎阿，字藹堂，乾隆末年当内阁中书。嘉庆六年，由六品中书任上考取军机章京，九年正式进军机处当差，是谓“小军机”，掌草拟上谕，管理枢庐密件之责，是朝中很走红的官吏。吉郎阿在军机处承值五年之后，由内阁侍读调署户部银库员外郎，翌年正式补授。这是个很肥的缺，有利可图，每年的银两进项颇为可观。当了三年银库员外郎，又调任刑部员外郎，最后就卒于这个从五品官的任上。

景瑞做为一个官宦子弟，前半生的仕途之路也是颇为平坦的。先是弄了个监生出身，然后由父亲吉郎阿花钱给他捐了个笔帖式。开始，抽签分发太仆寺学习行走，嘉庆十一年